时间的玫瑰

甘鹏

在香港，拜会了92岁的姚莉。电话里她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谁也不见了。”后来又说：“但你从上海来，怎么也要见一下的。”见面是在她常去的酒楼。约喝下午茶。如今上海人说喝下午茶，多是英式下午茶。香港也有英式下午茶文化，但更多市民的下午茶是在酒楼里吃点心、饮茶水，是粤派的下午茶。

她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由菲佣扶着，迎面相见的时候，一脸的微笑，那是姚莉的招牌笑容。让人感动。

坐下来点单，她熟门熟路。我跟香港有线台的主持人严从天一起来的。酒楼里的服务大姐走近来问她：“是你的孙子？”她笑而不语。我们也笑。真不敢乱认亲戚，这个人可是姚莉。几乎没有人没听过她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她是从老上海的风花雪月里走来的传奇。又在香江边绽放了半世纪的光彩。

我何德何能？传奇肯见我，只是因为那句：你从上海来。

上海，于她是遥远浩淼又难割难舍的所在。她是1950年从大陆到的香港。此后多年未曾回去。再访上海时，故乡已经物是人非。我问她想不想上海，她说：“想的。”但问她想不想回去，她说：“回去干什么？亲人都不在了。”上海仍在原地，只是姚莉心底的上海已经不再。酒楼的点心单里正好有“南翔小笼包”，我特为指给她看，她一挥手，“勿灵额，勿地道。”

她对一起来的小天是主持人这件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喜欢看电视。”她说。平时要看很多的电视、很多的新闻，知道天下在发生着什么。她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走来的，但活在21世纪的当下。只是生活上就是她和菲佣两个人，孩子都在海外。过年怎么过？“我一个人咯。”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带了中唱新出她的黑胶唱片和收集的老唱片给她签名。她很开心地签字。服务大姐又走过来：“咦？唱片上这个人是你？”大惊。在她的眼里，姚莉只是常来吃下午茶的香港婆婆。

容颜不是唱片上的青春少艾了，但笑容一尘不染。她的心里燃烧着乐观的小宇宙。和她同期的周璇早早走了，和她一起南来香港的哥哥姚敏后来走了，和她关系邪气好的李香兰不久前走了。生老病死对她来说早不是什么问题。回想当年，邓丽君还是由父兄带着来拜会她的台湾小妹妹呢，岁月一晃，邓丽君走了都快20年。

她说：1950年的时候，曾想过自杀。但是后来没有自杀。她活下来了。“老天爷没有让我死，就是有更多的什么等着我去经历。”30岁没有死，现在她92岁。她笑笑地对我们说：“年轻人，心里要有爱。”

告别的时候，我们想送她回家。她说不必。既然出来，就再走走。北角的酒楼门口，香港的人流中，我们挥手再见了。

看着传奇姚莉的背影消失在人潮人海中，耳边响起的是她的那阙歌——“玫瑰呀玫瑰心儿坚，玫瑰玫瑰刺儿尖，来日风雨来摧毁，毁不了并蒂枝连理。”

童年的秘密

朱生坚

人类真是一种健忘的动物。一代代人长大之后，就忘了自己童年的经历和体验，只是有选择性地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等到他们做了父母，就忘了孩子的需要和期待，全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现实的要求，以不自觉的傲慢、粗暴和自以为是，来对待孩子，却还以为是在关心、爱护和教育——我承认，这些话都是在说我自己。同时，我也有理由相信，这是普遍状况。

早在1936年出版的《童年的秘密》里，儿童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就明确指出了这些错误。时至今日，打着“蒙氏教育”名号的幼儿园和教育机构已经遍布中国许多城市，可是，究竟有多少父母和家长充分了解她的观念，并能真正运用于日常生活和教学过程，还是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在英语这种语言里，可以用“它”(it)来指代婴儿，好像婴儿与动物无异，只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而已。我们也觉得大体上就是如此。然而，凭借19世纪、20世纪初的心理学研究和她数十年的教育经验，蒙台梭利说，“婴儿自出生起就有了真正的精神生活，它分为意识的和潜意识的”，“婴儿已经具备本能活动，既有消化功能，也有心理功能”。事实上，只要稍加省察，我们就会发现儿童具有神奇的能力，每一个正常的儿童都在一刻不停地探究、认知、模仿、学习，那是一种“特殊和内在的活力”。不仅如此，儿童在敏感期的内心感觉非常强烈，他们的心理紧张甚至会引起发烧等生理反应。他们有自己的认知模式，也对周围的环境和秩序有特殊的偏好。而这一切又与成人有着巨大的差异。通常，成人对此几乎毫无知觉，他们根本注意不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给孩子造成了多么大的障碍、干扰和压制、扭曲。而且，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父母们对孩子的很多指令，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方便、省事，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看电视、玩游戏。

尽管很多父母都跟我一样，会说“孩子是父母的老师”之类的套话，但是，每次当孩子让我们抓狂、生气的时候，就把诸如此类的话忘到了脑后。蒙台梭利提出了一个她认为行之有效的告诫：“发怒是妨碍我们理解儿童的致命错误。”而且，发怒同时会搀杂着另一种错误：傲慢。“教师以及所有希望从事儿童教育的人必须改正他们对儿童的各种错误立场。最根本的缺点由傲慢和发怒组成……两者之中，发怒是最主要的缺点，傲慢则给发怒配上了一个迷人的面具，一件自尊的外衣，甚至要求得到他人的尊重。”当然，她也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教师应该放纵儿童的所有举动，完全放弃对儿童的评判，并且忽视儿童智力和情感的发展”。

正如蒙台梭利在此书一开头就指出，“儿童本身隐藏着一个生命的秘密，它能够解开人类灵魂神秘的面纱，虽然未知，却能帮助成年人解决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对待儿童的态度和方式也完全可以移用在成人之间。任何一位具备反省能力的成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改变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态度和方式。成人也跟儿童一样，需要有一个“正常化”的进程，其关键就在于通过研究儿童心理等途径“认识你自己”。儿童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偏离映射出父母和教师的错误，而教育也意味着让父母和教师有机会改善自己——维特根斯坦说过，改善自己就是我们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在这一点上，儿童的形象是强大和神秘的，我们应该对此思考，并让儿童做我们的教师，因为在儿童身上隐藏着我们人性的秘密。”

边看边聊

上海生煎馒头

俞挺

那日趁着在青浦工作的机会去吃了朋友推荐的生煎馒头，那家店还是老法的上海生煎。在我们小时候，上海的生煎馒头基本是褶子朝上为主流，当然萝春阁传下来的路数是褶子朝下，但老法的生煎馅料都是白汤鲜肉，皮子是发面。而如今褶子朝下，酥底、红汤、死面的路数，是新生煎。

所谓白汤，就是不放酱油，或者只放一点酱油入味但不着色，所以这对肉的质量要求很高，非要热气肉不可。在上海冠以鲜肉的小笼馒头、生煎，锅贴和馄饨的馅料全是白汤。鲜肉的鲜兼有新鲜和味道鲜两种意思。上海生煎馅料以夹心猪腿肉斩成肉糜，不加葱，少许绍酒、糖、盐、姜末、肉皮冻、白胡椒粉和素油拌匀起筋。生煎固然讲究汤汁，但不要求像汤包那样要一大堆汤汁，因为汤汁要多就要加许多肉皮冻和多加素油，这样口感油腻。而如果就此再放了大量酱油就变成新生煎红汤的馅头，口味就太重了，新鲜也难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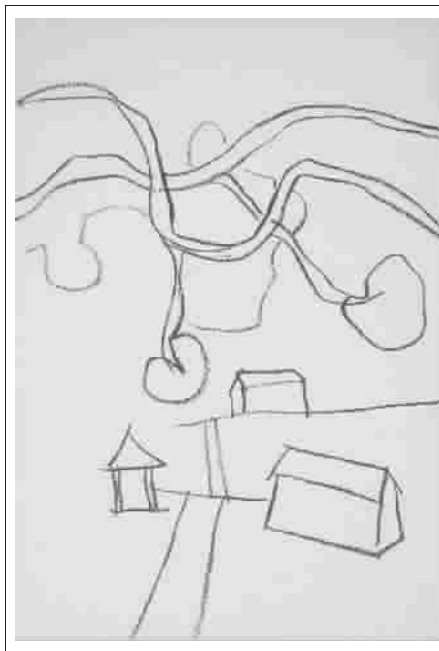
上海生煎是用发酵后的精白面粉作皮，发酵不用发酵粉，而是用老酵面混合新面团发成。所以老早的点心店，如果同时出售锅贴和生煎，那就是大店了，因为需要两个点心师傅，一个料理发面生煎，一个料理死面锅贴。褶子朝上的上海生煎肯定是脆底，这个路数是大壶春首创。我去吃的青浦生煎馒头，脆底，但和大壶春不一样的是，半个馒头都呈焦黄，和大壶春除了焦黑的脆底外都是白白面皮不同。大壶春会在中途注水，所以有清水生煎的称谓，他家不加水，大火重油一路到底，朋友认为这是友联生煎一路。不过友联生煎是褶子朝下的，和丰裕生煎一样路数。褶子朝下的生煎是厚厚的，油乎乎的酥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褶子朝上的脆底生煎。

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街头上的生煎开始宣传的特点变成个大，皮薄，汤多。但皮薄汤多一直是上海小笼的特色。一日，陪初恋情人去试吃。我一口下去，汤汁飞溅，吓了我一跳，我这个吃小笼馒头从不失手的人居然出了洋相。出门后我问她“米道哪能”，她犹豫了下，反问“依觉得呢？”“我哪能觉得像吃个油煎汤包，还是酱油汤个。”此后我再也没去过这家店。

格么为啥上海生煎会慢慢变味呢？我的判断是上海的工作节奏和城市人口组成发生了变化。上海生煎皮子要发面，这个要在开店前准备好，如果卖光了，再临时发面是不成的。所以产量受限。发面的生煎馒头烘制的技术讲究，火候不好，要么生煎就没汤了，要么皮子僵脱了勿松，吃口勿好。而现在的新生煎用的也是死面，新生煎的馅料里还要掺上一定的肉皮冻，肉皮冻发汤容易，即便师傅火候不老道，这馒头的汤汁还是有的。所以培养一个上海生煎师傅比培养一个新生煎师傅要难得多。

此外，死面生煎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增加供应，加上烘制死面生煎的用时少于发面生煎，这对生活节奏加快的顾客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现在的猪肉的吃口比不上以前，同时市场上大多数是冰鲜肉。普通猪肉如果不用酱油和调料，非但不鲜，还会透出猪肉的腥气，所以白汤的鲜肉馅如果不用价格高的好猪肉，在吃口上是比不上红汤肉馅的。此外，上海的外来移民日多，口味趋重，浓厚的酱油香正好迎合了这种口味变化。

老早点，在点心店里，生煎师傅是绝对的角色，永远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胸有成竹地转锅，加水，转锅，撒葱，开锅，一个个白白的馒头挤得满满当当，在那吱吱的滚油声中仿佛摇头摆尾堆满笑脸，那香气激得一直在沉默中排队的人们马上活跃起来，这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简直可以听到唾液的滴答声。当然也有最糟心的时候，那就是快排到的辰光，前头传来一个声音，师傅，一斤。意味着后头的人只好再等一锅。那个端着一钢精锅生煎馒头的家伙，全然不顾后面排队顾客的埋怨声和哀怨的目光，得意洋洋地晃将出去。在这个当口，生煎师傅会慢慢吞口烟，脸上掠过一丝看透人生的冷笑，抖手开始准备新的一锅，仿佛人生可以再开始，于是排队的顾客又恢复木讷，再度陷入等待的沉默中，若有所思地等着再次开锅的唤醒。



相望

李磊 图并文

李磊画语

看古树掩映下的山村，虫鸣鸟唱，圃红田青。城里人都向往田园的宁静，可知村里人却在羡慕城市的繁华。

明人明言微语录

人生的冶游

安谅

最好的行者，是冶游人生。是神寄于自然，于自然中得以聚魂。

冶游，是对心灵主宰的反叛，也是从容于质朴对虚饰的逆袭，是在掌握与丢失之中怡然行走。

不是下嫁似地接纳，是身心以爱的名义融入。在人生的冶游中汲取天地之精华，并与天地为一体。

走遍天南地北，是冶游人生的过程和路径，也是让人生由自我到自然之必需。

性情的冶炼，是吐故纳新之反复不断的运动，是无穷尽的过程，直至生命纯熟，瓜熟蒂落。

人生就是到世界一走，轻飘地走过，不如身心冶游。

与生俱来和尘世沾染，伟大者也未免有弱点。只有在大自然的冶游中，让弱点多少消散。

一个有定力和种子一般本质的人，在人生的冶游中，也会迸发一种生长的灿烂。

冶游是一种随性和落拓不羁，更是一种真正的豁达和性情。

七夕会

行旅印痕

一步千年

张明旸

走在故宫外的红墙边，虽今非昔比，但仍能感受到一股子大气，这才是真正的皇城根下。这里边，曾是神圣不可靠近的紫禁城。

太和殿是上朝的地方，群臣每天早晨上班要走过宽阔的广场，梁柱红金两色，门楣红金蓝绿四色，描龙画凤，精巧热闹。外朝大殿自然金碧辉煌，一过乾清门，到了内廷，却冷清了许多。金龙身上的颜料剥落了，皇帝的房顶上也长出了野草，处处流露出萧索的迹象。在远离游人的回廊坐一坐，阳光穿过松柏苍劲的枝叶，照在木栏上，在青砖地投下阴影。没有比这种树更合适这里了，放大盆景般的死气沉沉，透着一股子陈腐味。安静得恍如隔世。曾经也有个古人执扇坐在同样的地方，环佩叮当、步摇颤颤、衣袂飘飘。若是宠妃，必精于心计；若是冷宫，必哀怨凄切。看似风光的豪门，一入深似海，世界就是红墙内的后宫，守着几间房，最多晴天去御花园逛逛，雨天在屋檐底下打打秋千，幸运的寂寥一辈子，不幸的无法终老。是否也有白头的宫女，闲坐说玄宗？却道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一座小院子上了锁，低矮的楼阁外墙都已褪色，门窗紧闭，荒草丛生，假山的形状怪异。院子对面就是珍妃井，新做的井口很小，连孩子都掉不下去，中间横插了粗铁，望下去除了黑别无他物。原本普通的一口井，因为珍妃的死生出多少鬼话。放在今天，就是一出婆媳不和，外加懦弱老公闹出命案的狗血剧。

行走在夹道上，两边只有朱红的高墙，如一块幕布，放映着时光深处的旧影。那茕茕孑立的，是不能回头的背影，女子模样的黑影慢慢爬上墙，垂着尖细的手指，拨拢历史的迷雾。这里曾上演过的爱恨情仇，枉死过的人，都像失焦的照片，模糊地留下影子，在时间的瀚海中沉浮，隐约露出轮廓。置身其中，你只能做个镜头后的入侵者。

在砖木结构的故宫里，延禧宫是那样突兀，类似于清真样式的西洋建筑，只剩下如同焚烧过后的铁架，像3个奇异的UFO，飞错了时空。一旁的大爷说并不是烧毁的，而是德国传教士未建完，末代皇帝就像坐着UFO般蒸发了。

后宫的更多屋子是见不得人的，一扇扇门背后锁着的，是无尽的破败与荒凉，全然不见当年的奢华，芳草萋萋，讲的都是几辈子前的故事了。

连深宫中唯一有点生气的御花园也不大，且多松柏，不少枯死的虬枝指着天，在日薄西山中伸展出穷途末路，不时有几只乌鸦盘旋，发出悚然的凄厉啼声。这样的花园，更像个陵园。

出了神武门就是景山，这座小山坡是用故宫外护城河挖出的泥堆成的，为的是背山靠水的风水。可护城河只护住了房子。景山的制高点，是纵览故宫全景佳处。四四方方的紫禁城、重重叠叠的宫门、一进一进的院落，在夕阳温柔的余晖下，流淌着古老安详的金色。

故宫外紧挨着一些小胡同，狭长而安静，一小块暗蓝的天从大树的缝隙中露出，部分石板路和墙泛起昏黄的光泽，黝黑的尽头亮着一盏孤灯，灯下杂乱地堆着各色纸板，这是一个废品回收站。这个小小的废品回收站像童话里的小木屋，虽然没有老婆婆抱着猫、煲着汤，但有头发油腻的中年男人风尘仆仆地从助动车上下来，解开挂在车头的刚买的菜。

今宵灯谜

朱育珉

落款盖章

（四字市招）

昨日谜面：老婆扮演母亲的角色

（外国名剧）

谜底：《太太学堂》

（注：堂，母亲）